

粵劇傳統劇目叢刊

神 門 蔣 打 醉

圖 覘 獅 舉

英 王 打 三

廣 東 人 民 出 版 社

醉打蔣門神

郭式雄 記錄

林仙根 整理

前 記

“醉打蔣門神”是一出武工戲，寫武松充軍到孟州牢營，得到小管營施恩酒肉款待，武松問知原來施恩在快活林開一酒店，被蔣門神倚勢搶奪了去，欲求武松代為報仇，武松甚為不平，立即答允，同往快活林將蔣門神飽打一頓，奪回酒店。

原本詞句有些粗糙，細節上有些不够完整處，都做了適當整理。

人物：武松、施恩、蔣忠（蔣門神）、施德、封二娘、酒保、
伙伴數人、鄰人甲、乙。

第 一 場

〔“七捶頭”鑼鼓。武松上。〕

武 松：（快中板）

為報兄仇將禍闖，

曾經自首在公堂。

定罪充軍安平寨上，（埋位）

待俺酒肉日日如常。

在下武松，排行第二。只因哥哥被害，俺殺却淫婦奸夫，自首公堂，縣太爺把俺充軍至此。多蒙管營大人，另眼相看，一不打，二不罵，松了枷鎖，款待于上房，每日還賜酒賜肉，不覺十有多天。他如此好意，却不知為着何因，真使人心內難明也。

（滾花）

他如此殷勤，定有別況，

要追究明白，才得心安。

〔“地錦”鑼鼓，施德捧酒肉上。〕

施 德：請都頭用膳。

武 松：有勞了。請問老伯，你奉了誰人所差，天天送酒肉到來，到底有何用意？

施 德：武都頭！老奴奉了小管營之命，早晚送酒肉到來，都頭只管飲飽吃醉，不用多問。

武 松：什麼，你是奉了小管營之命么？（擲唾）老伯！你家小相公姓甚名誰？

施 德：名喚施恩，綽號金眼彪。

武 松：金眼彪施恩？——老伯，俺與你家小相公，素昧生平，因何這等招待，令某心內難明。

施 德：都頭何須追問，請酒也罷。

武 松：老伯！煩你請你家小相公到來，待俺問個明白，才吃得心安。

施 德：俺小主人也曾說過，三頭幾月，自然與都頭会面傾談，如此講。

武 松：他若不來，俺把酒肉傾了下地。

施 德：都头不用生气，待老奴請他到來就是。

武 松：如此敢煩了。

〔施德下。施恩上。〕

施 恩：（快滾花）

打虎英雄款待安平寨上，

他鋤強扶弱有仗義心腸。

結交英雄是我生平愿望，

还有要事求他为我帮忙。（入）

武都头在上，受小弟一礼。

武 松：（忙扶住）莫非小管营施恩兄？

施 恩：小弟正是。

武 松：施兄何用礼重，受小人一礼。

施 恩：武二哥有礼了。請坐下慢談。

武 松：坐。——請問小管营，武二素未識荆，因何这等厚待，真真是过意不去了。

施 恩：武二哥乃天下英雄，江湖豪杰，每恨識荆太迟，今日相逢，三生有幸。自問諸多待慢，还祈見諒。人來，重新擺宴，与武二哥一醉。

武 松：多謝了。

〔施德再捧酒肉上陈列。施恩讓武松上座。“碎牌”，飲酒。〕

武 松：施兄！想武松是个犯罪之人，充軍到此，蒙兄如此款待，常言有道，“无功不受祿”，真令俺心里难安。

施 恩：武二哥何說不安二字，請酒。

武 松：慢着！施兄，方才你家人言道，待等三头几月，你对俺才有話說，此話怎解？

施 恩：这个？——武二哥既然動問，待某訴上呀！

(快梆子慢板)

武二哥，請坐在，安平寨內，
待施恩，將前事，細訴兄台。

(中板)

我在快活林，開一所店房，久已名馳鎮外，
這酒店，開張數載，經賺了許多錢財。
每日里，顧客如雲，來自五湖四海，
又誰知，蔣門神恃勢，他似惡賊投胎。
到店中，獨霸橫行，將俺驅趕出外，
還將我，頭顱打破，幾乎一命哀哉。

武松：哦！

〔武松“水波浪”。〕

武松：(霸腔滾花)

蔣門神可是六臂三頭，橫行孟州地界？

施恩：并非六臂三頭，也是常人一個。

武松：(續唱)

如非哪咤再世，定是霸王投胎？

施恩：亦非也。

武松：(續唱)

既非哪咤再世霸王投胎，俺便要替民除害，(欲行)

施恩：且慢！

(接唱)

你風霜飽受，恐怕施展不來。

還須養足精神，才能把他對待，

且將息三頭幾月，暫把此事丟開。

武松：(接唱)

你叫我休養精神，把時機等待，

听說不平之事，令我火上心來。

來，來，來，（出天階）这大石有多少百斤，不怕說明厉害，

施 恩：五六百斤有余。

武 松：只得五六百斤？哈哈！

（續唱）

小小頑石，不放在某的心來。

夸喇喇！把大石举高，面容不改，

〔“开边”鑼鼓举石行半圓台，放下。

武 松：（續唱）

施兄可能放得心下，武二非是嬰孩。

施 恩：果然好气力。

武 松：可能去得？

施 恩：去得有余。

武 松：既然去得，我还有請求。

施 恩：武二哥有什么請求？施恩无不从命。

武 松：我和你出城前去，只要依我无三不过望。

施 恩：此話怎解？

武 松：不錯。出城而去，但有酒家，請我飲酒三大碗，如无三大碗，俺便不过望了。

施 恩：（失驚）啊！此处去快活林十四五里，沿途酒店十二三家，計來豈非要飲三十多碗，倘你醉了，如何去得？

武 松：不妨事。俺飲多一分酒，多一分本事，五分酒多五分本事，若有十分酒，这些气力，不知从何而來。若不是醉后胆壯，景陽崗何能打虎，俺要有些醉意，才好下手。

施 恩：既然武二哥有此酒量，待我吩咐家人，抬着家中陈酒，跟随在后，每經一家酒店，奉上三盅便是。請武二哥同小弟前去，一見老父，意下如何？

武 松：当得拜見。

施 恩：如此說，一同前去。

武 松：請。

〔二人携手下。施德隨下。〕

第 二 場

〔“浪花”鑼鼓。施德担酒壇上。〕

施 德：（浪花）

烈日当头行人辛苦，
不停脚步赶往前途。
又有酒家在于前头大道，
凉亭通爽在此等候为高。

〔担酒入台左的凉亭。〕

武 松：（内唱梆子首板）

飲过了，美酒，迈开大步。

〔“慢板”鑼鼓。武松、施恩携手上。〕

武 松：（梆子慢板）

蒙兄台，來結交，果是义重情高。

施 恩：（接唱）

武二哥，英雄漢，久經仰慕，（高句拉腔收）

施 德：（走前）參見都头。前面望見酒家，請入凉亭飲酒。

武 松：如此說，擺酒上來。

〔“慢板”鑼鼓。施德在亭內擺酒。武松、施恩入

座对飲。

武 松：（梆子慢板）

好清風，真凉快，正好共酌醇醪。

深感了，小管營，把某爱护，（高句拉腔收）

施 恩：武二哥休說此話，但得二哥拔刀相助，沒齒难忘呀。

〔施德收拾畢，即担酒下。〕

施 恩：（梆子慢板）

俺何幸，來親近，蓋世英豪。

携着了，武二哥，忙忙趨路，

〔“慢板”鑼鼓。施恩、武松行圓台。施德台右暗上擺酒。〕

武 松：（梆子慢板）

又只見，一酒家，燒起紅爐。

敢煩了，老家院，把“燒歌”送到，

〔“慢板”鑼鼓。施恩、武松入座对飲。〕

施 恩：（梆子慢板）

武二哥，還須要，少飲為高。

須知道，蔣門神，凶橫勇武，

武 松：（接唱）

任他是，三頭六臂，都要剪他羽毛。

俺武松，多吃酒，方能用武，（高句收）

拿酒來。

〔施德斟酒奉上。“云云”鑼鼓。武松一飲而盡。〕

武 松：埋來。

〔施德捧埋欲交武松，施恩忙奪埋，武松箭步上前搶埋，“三掩門”與施恩同扎架。〕

施 恩：（梆子慢板）

武二哥，吃多了，經已脚步浮浮。

〔武松再搶埋，“三掩門”，將埋奪得，哈哈大笑。

武 松：（快中板）

施兄莫怪某暴躁，

武二有言听分毫。

千杯难將俺醉倒，

不用吾兄把心操。

忙將“燒歌”倒入肚，

〔“云云”鑼鼓。武松捧埋狂飲，施恩在旁欲制止
又不敢。武松飲畢，將埋拋与施德，施德担酒埋先下。

武 松：（滾花）

你未知武二酒量高。

还有多少路途才得到？

施 恩：（接唱）

还有二里可見强徒。

武 松：（接唱）

不用稽留快些就道，（下）

施 恩：（接唱）

担心他酒多吃醉，难应付凶徒。（下）

第 三 場

〔“七捶头”鑼鼓。酒保企洞，蔣忠上。

蔣 忠：（快中板）

快活林中称好汉，

誰人比我藝高强。

独霸一方心欢暢，（埋位）

〔封二娘上。〕

蔣 忠：（續唱）

对着賢妻話家常。

某蔣忠。

封二娘：奴家封二娘。

蔣 忠：本乃東潞州人氏。多蒙張團勇照顧，帶俺到來，奪得這間店房，生意十分暢旺，這也少言。妻呀。為夫前去探望親朋，你要看守店中，為夫不久便回。

封二娘：官人即管前去，不用挂心。

蔣 忠：好，就此登程。

（滾花）

舉步出門把良朋探訪，（封二娘送出門）

煩勞賢妻看守店房。（下）

封二娘：（接唱）

奴夫有事出門往，

店中等候來往客商。（坐台左橫台）

武 松：（梆子首板內唱）

迈开了，那醉步，向前往。

〔武松“冲头”鑼鼓上，嘔酒。〕

武 松：好酒呀。

（滾花）

橫行无忌武二郎。

闖了關東又把關西闖，

看看蔣賊怎樣稱強。

站在路邊抬頭看，（望）

這間正是蔣家店房。

夸喇喇，闖入店中和他算賬，（入店）

举头只見一位老板娘。（坐台右橫台）

人來！（拍桌）

酒 保：（上前）請問客官，要什麼酒菜？

武 松：有什麼好酒好菜，多多搬上來。

〔酒保捧酒放桌上。〕

武 松：（拿酒一嗅）這酒不好，拿好酒來。

〔酒保將酒換過捧上。〕

武 松：（略嗅，故意地）這些更不好，拿大塢山西汾酒來。

〔酒保捧塢上。〕

武 松：（接塢。飲約一半）這樣吃酒不高興。

酒 保：要怎樣才高興？

武 松：除非叫這個婦人，前來陪酒。（拍桌）

封二娘：（“擲捶”關目）荒唐。（呼“荒”字時以手拍桌，“唐”字時用手一指）

〔“扑灯蛾”封二娘開位。〕

封二娘：（白攬）

奴非賣唱人，

客官勿亂講。

睜開雙狗眼，

認清老板娘。（雙句。扎架）

武 松：撒癡。（“撒”字拍桌，“癡”字拋塢，二娘接塢）

〔“扑灯蛾”武松開位。〕

武 松：（白攬）

任你是只雌老虎，

也要失威在當場。（雙句）

封二娘：混賬。

〔“扑灯蛾”封二娘扎架。〕

封二娘：（白欖）

你知否店主是蔣門神？

快活林中一好漢。（雙句）

武松：休講。

〔“扑灯蛾”武松扎架。〕

武松：（白欖）

提起蔣門神，

要將他命喪。

俺并非別个，

打虎武二郎。

〔武松和二娘用拳脚相打。四伙伴走出相帮，为武松打败逃下。武松把二娘抛入酒缸，酒保上前，亦被武松抛入酒缸。同时，蔣忠上，入門，武松适嘔酒照蔣忠面噴去，蔣忠被噴揉眼，武松趁机举拳向蔣忠心口打下，蔣忠當場嘔血。〕

蔣忠：呔！何方强人，敢到來搗乱？把名报來。

武松：呸！俺行不改姓，坐不改名，陽谷縣武松。

蔣忠：呸！你是个刺配囚徒，敢与爺爺作对，取你狗命。

〔二人厮打。武松搭住蔣忠双手照面嘔酒噴他。蔣忠抹臉，武松趁机以手肘撞之。蔣忠被打，起“踏七星”鑼鼓揉眼。又扑前与武松厮打。蔣忠目眩、喘气，同时，武松亦醉步“踏七星”过位。蔣忠作最后掙扎，为武松打倒地上，以脚踏之。〕

武松：（滾花）

某有良言对你講，

不許你在此称豪强。

撿拾行囊回鄉往，

招牌改換施家店房。

蔣 忠：（接唱）

好漢不把蟻命喪，

情愿交还这店房。

武 松：施兄那里。

〔“开边”鑼鼓。施恩、施德上。蔣忠起身。

施 恩：（滾花）

一見蔣忠心火上，

宝刀要你一命亡。

武 松：且慢。要他簽回字据，交还店房，免他一死。

施 恩：既是武二哥講情，免你一死。快些除了招牌，簽回字据。

蔣 忠：从命。（除下招牌）

〔封二娘、酒保呼叫救命，蔣忠急將二人救起。

武 松：快些簽据上來。

〔蔣忠沒奈，取筆寫字据交施恩。

施 恩：有請街坊。

〔鄰人甲、乙上，施恩請其在單上印上指模。

武 松：蔣門神，今日姑且恕你一回，日后再有恃强作惡，俺武二拳头，要学景陽崗打虎一样，把你一拳，（作势）命喪陰州。記得來，还不爬走。

〔蔣忠和封二娘、酒保等狼狽逃下。

施 恩：今日得回此店，全仗武二哥之力，武二哥請上，受小弟一拜。

武 松：何用礼重，一同回去。

〔二人携手下。

（剧 終）

舉獅觀圖

蘇民生
林仙根 整理

前記

“舉獅觀圖”是“薛剛反唐”中的一段。當薛家滿門被斬之時，徐策舍了親生之子，換出薛蛟，養到十六歲，學得文武雙全。有一日，薛蛟將門外的一對石獅子舉起，恰遇徐策下朝歸來，薛蛟未及將石獅子放回原處，徐策問明是薛蛟所為，心中暗喜，帶蛟進祖先堂，對着薛氏祖先圖，將薛家滿門被害，自己舍子救蛟之事一一說明，然後命蛟去尋薛剛一同報仇。

這個整理本是老藝人蘇民生記錄并和林仙根同志一同整理的，詞句上作了一些潤飾。

人物：徐策、薛蛟（徐金斗）、書僮、家院、四兵士。

第一場

〔“七捶頭”鑼鼓。薛蛟上。〕

薛蛟：（快中板）

自夸小小英雄漢，

文才武藝皆擅長。

但愿他年如我望，

凌烟閣上把名揚。

小生徐金斗，父親徐策，在唐王駕下為臣，官拜當朝首相。这也少言。今早爹爹上朝未回，我在于書房，心中煩悶，何不叫出書僮，問他往何處玩耍，豈不是好？書僮那里。

書僮：（內白）來了。

〔小鑼，書僮上。

書僮：一声叫書僮，兩脚走如風，人人皆怕我，我怕大相公。

〔入見。

書僮：拜見公子。

薛蛟：免禮，站列。

書僮：請問公子，叫小人出來，有何事差遣？

薛蛟：本公子在書房，坐得心中煩悶，你有什么玩意，可以解得心煩？

書僮：但不知公子喜欢玩那一样？

薛蛟：这……本公子意欲出外游玩，你道如何？

書僮：公子！相爺曾經吩咐，不許小人帶你出外，就在府內玩罢。

薛蛟：府內有什么好玩！我就在府門口閑游，若果爹爹知道，降罪下來，自有本公子担戴。

書僮：万大有你担戴，小人跟随就是。

薛蛟：書僮引路呀。

（霸腔二黃慢板）

小英雄，在書房，心不欢暢，

因此上，出府門，解解愁腸。（出門）

府門外，豎旗杆，高有數丈，
看起來，俺徐家，氣勢堂皇。
大街上，眾百姓，來來往往，
這都是，求名為利，奔走忙忙。
困書房，悶懣懣，今日才得舒暢，

（二黃滾花）

又只見玉石獅子，擺列兩旁。

書僮：你可知道，這對玉石獅子，從何處得來？

書僮：乃是外國進貢來的。

薛蛟：因何落在我家府門口？

書僮：不錯，相爺是三朝元老，有功於國，因此萬歲欽賜與
我家相爺，擺在門口，以壯觀瞻。

薛蛟：原來如此，你可知獅子有多少重量？

書僮：每只有五百斤。

薛蛟：可有人舉得起？

書僮：我聽聞人講，有兩個古人舉得起。

薛蛟：那兩個古人？

書僮：列國時，有一個叫無知衰。

薛蛟：呸！不是無知衰，乃是伍子胥。

書僮：是，是伍子胥，他在臨潼會上，大顯身手，兩臂有千
斤之力，看來他就舉得起。

薛蛟：還有一個呢？

書僮：前朝有一個初發狂。

薛蛟：呸！那有初發狂，定是楚霸王。

書僮：是是，是楚霸王，他有拔山舉鼎之能，看來他就舉得起。

薛蛟：今時有誰人舉得起？

書僮：今時嗎？恐怕沒有人舉得起了。

薛蛟：有人举得起！

書僮：有人举得起？我不信，那个有此气力？

薛蛟：你家公子就举得起。

書僮：公子你举得起？你打下問下我都不信。

薛蛟：你真的不信？

書僮：不信。

薛蛟：好，你若然不信，站过一边，看看本公子的手段呀。

（霸腔二流）

前朝有一个伍子胥，

还有一个楚霸王。

他們力能举鼎称好汉，

本少爺膂力也相当。

用手撩衣，把石獅來來举上，

〔“步步嬌”鑼鼓。薛蛟將石獅举起。〕

薛蛟：（二黄滾花）

你看少爺，强不强？

〔內場鑼声数下。〕

書僮：不好！不好！公子，相爺回來了。

薛蛟：（失驚）噯！爹爹回來了？

〔薛蛟一时心急，不及將举起的石獅放回原位，便順手放在另一只石獅之旁，匆匆入門走下。〕

書僮：公子！公子！

〔書僮欲將石獅分开，又沒有气力，无奈亦走下。〕

〔“大撞点”鑼鼓。四兵、家院、徐策上。〕

徐策：（二流）

朝罢了，打道回府內，

想起薛家被害，无限悲哀。